

An illustration of a man in a white uniform and cap, holding a handgun, running through a field. The man is depicted in a dynamic, forward-leaning pose, suggesting action. He is wearing a white short-sleeved shirt with a red collar, dark trousers, and a white cap with a red emblem. A brown strap is visible across his chest.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green and yellow, indicating a field or grass.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mid-20th-century propaganda art.

出色的侦破能手

CHUSEDEZHENPONENGSHOU

出色的侦破能手

姜耀东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呼和浩特

· 出色的侦破能手

姜耀东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875 字数:44千

1980年7月第一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100册

统一书号:7089·148 每册:0.21元

舅舅是市公安局的一个老侦察员，他亲自破过许多许多案件，脑袋里装满了公安人员破案抓坏蛋的故事。每当我去舅舅家里，总是要缠住他讲个没完。

今年暑假的一个星期天，妈妈又带着我来到舅舅家。碰巧舅舅和舅妈都在家休息。难得有这样的好机会，于是我又缠住他说：“舅舅，快给我讲故事吧。”

“讲什么呢”？舅舅思索着，显出很为难的样子。

“上星期你还说要给我讲滚马沟关帝庙里发生的那起案件呢。”

“噢，对了，多亏你提醒我，好，咱们就讲那起关帝庙里发生的案件。”

—

雄伟的青松山，沟靠沟，山连山，最高的山是鸡冠山，最长的沟是滚马沟。滚马沟横穿青松山南北，全长有三十多华里。沟两边，山高坡陡，树木参天。夏天，这里青山绿水，白树红花^①，景色十分秀丽。可是在那风雪交加的严冬，这里却是另一番气魄，林涛

① 山上的树木多为白桦树，远望一片白色。

怒吼，狼嚎鹰啼，听了真叫人毛骨悚然。

滚马沟里，有一座古老的关帝庙。过去，这座庙是朱红大门，琉璃挂顶，庙宇整齐，神像威严。庙堂上，整日香烟缭绕，拜神求佛的人络绎不绝。到了解放后，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这里的香客也就逐渐断绝了。

在这座古庙里，居住着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他的名字叫李明山，绰号叫“小山西”。李明山原籍本是山西省代县人。早年父母去世，他又无依无靠，只好只身一人讨吃要饭来到口外。这个人本来一生下就身个瘦小，再加上十几年饥肠刮肚，餐风宿露的流浪生活，更使他的发育受到影响。三十来岁，只有一米五十公分高的个子。细细的脖子上，支着一个青筋暴溜的小脑袋，走起路来东摇西摆，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人们看到他这个样子都很同情，也不知是哪位好心的人把他送到关帝庙，请求当时庙里的王老道把他收留起来。

谁知当他来到庙里不久，王老道突然得了一场重病。这一下可把李明山急坏了，他每天不离王老道的床前，煎汤熬药，尽心服侍。可是毕竟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再加上他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不几天就去世了。

王老道去世后，人们纷纷劝李明山搬到村里居

住，但是他都拒绝了。因为他和古庙已经有了感情。他认为，古庙虽破，但还能遮风避雨，只要饿不着冻不着，在这里清静地度过晚年倒也不错。免得迁居盖房，再找不必要的麻烦。几十年，他就在这座古庙里孤独地生活着。可是谁也不会想到，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却惨遭歹徒杀害而陈尸荒山了。

现场是这样被发现的：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正是阴历正月初八。

立春以后，天气明显变暖了，太阳照在人身上，热乎乎的。关帝庙东边的山洼里，十来个社员正在打柴，他们汗流浹背地飞舞着手中的镰刀，不一会儿，砍下的柴禾已经堆积如山。

“哎呀，渴死了。”一个社员喊叫着。

“二娃子，快去关帝庙求小山西给烧点水。”一个老大爷对年轻的二娃子吩咐道。

“好。”二娃放下镰刀飞奔下山。

虽然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但是关帝庙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院墙东倒西歪，西边的偏殿已变成一片废墟。就连过去威严的正殿，如今也有一半儿塌了下来。门口的老榆树上，一群乌鸦在叽里呱啦地乱叫，吵得人心烦意乱。庙西的干河槽里，三头毛驴正在那里吃力地啃着枯草，它们用蹄子使劲地刨着地下的草

根儿，嘴里不断地打着喷嚏。当二娃子走到庙门时，那头黄驴象受惊一样，突然仰起脖子吼叫起来。声音在山谷中回荡，吓得树上的乌鸦扑拉着翅膀儿拚命地向远方飞去。

二娃年纪轻，胆量小，一个人进关帝庙就有些胆怯。

他站在门口使劲地喊着：

“小山西！”“小山西！”

连喊几声都没有听到回音。

莫非小山西不在家？二娃寻思着走进庙门。

呀！他的窗户为什么碎了？难道出事了？二娃忘记了害怕，几步跑到东房门口，一脚踢开房门。屋里的景象使他目瞪口呆。他不由得“啊”地叫了一声，就跌跌撞撞奔出庙门，拚命地向同伴跑去。

公安局很快就接到了报案，老刑警队长任玉贵同志一边命令有关单位做好现场保卫工作，迅速组织民兵到山林里搜寻尸体，一边集合技术人员和侦察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四十分钟后，他们来到了关帝庙。

摄影机的闪光灯不断地闪动。勘察人员戴着大口罩走进室内。

现场是令人作呕的，黑咕隆咚的屋里，到处都是血迹，散发着呛人的霉气和腥臭，但却找不到尸体。

里屋的地上满是卵石，火炉已被推翻，燃尽的灰粉在人们的踩踏下到处飞扬。一盏高脚灯台躺在炕上。小山西仅有的一套行李和几件破衣服，散乱地丢在炕上。这情景就象刚遭到土匪的抢劫。

“副局长，看起来是聚众抢劫，罪犯不低于五人。”一个侦察员十分肯定地说。

任玉贵并没有回答他，因为侦察工作是严肃的，它不允许人们过早地做结论。

墙上挂着一九七八年日历，日历的页数扯到公历二月八日，阴历腊月三十。任玉贵同志把它摘下来放进了勘察包。

外屋原来一定是一片血泊，如今血水已经干结，变成一块块血饼。墙上留有大量的喷溅血迹，现在已变成黑褐色。

“法医，血浆要在多长时间才会有这样的变化？”副局长指着一块块撬起的血饼问。

“从干结情况和颜色变化程度上看，最低也有一星期的时间。”

任玉贵毫无表情地“哼”了一声，站起身来，又转身把屋里的陈设看了一遍。

室内的设备很简单。后墙上贴了一张旧得发黄的关公像。关公像的下边是一张破烂不堪的桌子。桌子上放着十五个大小均匀的馒头。桌子下边的搪瓷盆里



装着满满一盆肉馅。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其它东西了。

门口的外边，扔着一把被折断把子的铁锹，锹头上除有大量血迹外，还有许多头发。

现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勘察，已经结束了。但是，却叫人非常失望。除那个日历和杀人凶器外，并没有发现罪犯留下的任何痕迹和证据。

案件要从什么地方侦破呢？现场难道连一点能够提供罪犯特征的痕迹都没有吗？任玉贵紧皱着眉头，内心提出一连串儿的疑问。

这位侦察员出身的副局长，向来是以认真细致，善于思考而为全局所知。他要求侦察员严肃认真，自己也是那样一丝不苟。他决定重新进入现场。

现在室内外的一草一木，一个布条，一块石头，甚至一截烟蒂都要一一过目，反复研究。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也过去了。整个室内室外都看遍了。现在，他们相信在这两间又黑又臭的屋子里，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东西了。

初春的白天本来就短，再加~~上~~两边耸立的高山，虽然才四点钟，但火红的太阳却早就~~懒洋洋地~~升到山尖儿上了。整个山沟一片桔黄。这时任玉贵同志搜索着退出门外，他那两只明亮的眼睛紧紧地盯住每一寸地方。突然，他的目光在台阶边旁石壁一侧的一串黑色痕迹上停了下来。这是什么？他用手抠下了一块，黑迹里立刻呈现出鲜红的颜色。“是血！是一串甩溅的血！”他兴奋地叫了起来，一滴，两滴，一共十三滴……。

“难道这是被害者的血吗？”

“不是，现场上被害者的血都是喷溅状态，散布面较大，而这串血迹是一字形排列下来的。”他又排除了自己的想法。

“那么这串血迹是谁的呢？是凶手的吗？”他感到眼前一亮。“如果确实是犯罪分子的，那么他的手——”，他转身站到了开门的位置试验了一下，“对，

应该是左手留下伤痕了。”他露出了喜悦的神情。

“小张！”

随着喊声，一个年轻的侦察员来到任玉贵的身边。

“把这几滴血搜集起来，立即回去化验。”

“是。”一辆摩托车转眼消失在奔向城里的公路上。

“同志们！目前我们勘察的仅仅是第一现场。可是，第二现场至今还没有发现。这就是说，罪犯作案的全部过程还没有被我们完全掌握。目前我们的任务是，抓紧一切时间，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查找被害者的尸体，为侦察工作提供更可靠的依据。现在所有人员分成两路，向两边的山林里搜查。搜查时要注意发现罪犯逃跑的足迹和遗留物品。”

副局长布置完后，侦察员们自动分成两组走出庙门，行动起来。

“副局长！”西边的山坡上突然传来了喊声，随着喊声，一个民警飞奔而来。

“报告副局长，民兵搜查队在打虎山上发现一具死尸，经辨认是李明山的尸体。”

“好。”任玉贵同志听完后心中宽慰，他早已忘记了一身的疲劳，迅速把侦察员集合起来，大手一挥：“立即对第二现场进行勘察。”说完，噌噌地奔

向山顶。

山上和山下虽然仅仅相距一千八百公尺左右，但是气候却完全不同，山下是风和日丽，春意盎然；而这里却是寒风刺骨，白雪皑皑。被害者的尸体被架在一棵白桦树上，皮肤黑紫，脸上被那些讨厌的乌鸦叨得糜烂不堪，再加上那满头满身污血，早已使人看不清本来的面目了。

人们动手把尸体抬到一个稍微平坦的地方，法医立即进行尸体检查。死者的四肢和躯体没有发现伤痕，头部有十七处被锐器砍击的伤口。头骨已被砍碎，头皮塌陷，流出的脑液在头发上结成一条条粉红色的冰凌。

在距离现场十五公尺的地方，有一把平头铁锹，铁锹上没有任何痕迹。尸体一公尺以外有点点血迹洒在坚实的积雪上，显得更加鲜红。血迹在五百公尺处的一块白石头那儿消失。任玉贵同志仔细观察这块奇怪的白石头，发现它有被人移动的痕迹。几名侦察员一齐动手把白石掀翻，里边立刻露出了一张粘满血污的牛皮纸和一块破旧的灰棉毯。棉毯上虽然没有多少血迹，可是却粘满了黄色动物的毛屑。

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暮色降临到这个深山老林里，环境显得更加阴森。任玉贵同志站在刺骨的寒风里，又一次向同志们进行思想动员。他号召所有参与

此案勘察的侦察人员、技术人员，要发扬不怕困难，连续作战的精神，连夜开展调查工作，尽快查清死者生前的经济情况及生活情况，从而为正确地确定侦察范围，及时侦破这起凶杀案件奠定基础。

当他们赶到距离关帝庙最近的永胜大队的时候，已经是夜间九点钟了。侦察员们不顾一天的劳累，立即深入到群众中去，很快就了解到死者的以下情况：

自从王老道死后，李明山一个人居住在深山古庙里。他省吃俭用买了两头灰色和一头黄色毛驴。多年来，他赶着这三头毛驴来往于青松山南北的各大小村庄，一方面做点生意，另一方面替各村的老乡们互相交换点粮食，挣点工钱。因此，他在几十年里积攒了一笔钱。

李明山虽然一个人居住在深山里，但是对每年的春节都十分重视。每当春节之前，他都要把各种年货置办齐全。腊月二十六，他到城里买了十盒鞭炮，五十个二踢脚和五条肥皂。腊月二十八和二十九，他又连续两天到永胜供销社购买年货。这两天他背着一个草绿色帆布挎包，带着一百来元钱，买了三条骆驼牌香烟和一只旧手电筒……。

任玉贵同志听着同志们的汇报，案件发生的大致经过已在脑子里形成了初步的分析设想。

会议室里，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正在聚精会神地

听取任玉贵对凶杀现场调查的汇报：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来看，凶杀案是发生在大年三十的夜晚。理由是：春节前李明山的行动已被人证实，这就说明他根本不存在年前被害的可能；另外，墙上的日历又向我们提供了这个时间。其次，是在被害者的室内，我们可以看到李明山已经把过年的一切准备好了：关公像挂上了，祭奠的馒头摆上了，肉馅剁好了。这些都足以证明他被害的时间正是除夕夜晚。

从室内翻动和被害者物品丢失情况看，案件的性质是图财谋杀。因为李明山身上携带的现款已经不在，死者年前购买的香烟、肥皂、鞭炮、手电筒及过去存放的烟叶也都没有了。

从作案的手段来看，犯罪的行为完全是一人所为。他虽然在现场堆积大量卵石，企图制造多人作案的假象，但事实上这种凶杀决不是二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据判断，这个凶手的年龄应该是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并且心毒手狠，很可能是劳改犯、劳教犯或者农村中的刁野歹徒。作案分子对死者的经济状况是有所了解的。

发案的经过可能是这样：长期以来，罪犯以放牛、放羊或者其它形式同李明山接触，当他了解被害者手中有钱时，便产生谋财害命的邪念。三十晚上，他乘人们欢渡春节的时候，悄悄来到关帝庙。罪犯到

达关帝庙的时间大约要在晚九点三十分以后，这时李明山已将房门顶住。犯罪分子在无法开门的情况下将窗子砸碎，然后向室内投入大量卵石。他这样做可能出自两个目的，一是企图把李明山砸死或砸伤，达到抢劫财物的目的。二是企图制造多人作案的假象，以转移侦察视线。当被害者在里间失去抗御能力时，便退到外间。这时在黑暗中，凶手不敢从窗子进屋，他怕被害者在暗中防御。于是拿起门外的铁锹猛撬房门。但是由于用力过猛，锹把折断，罪犯左手负伤。

“有证据吗？”市局的一位副局长问。

任玉贵从手提包里拿出化验报告继续说：有两点可以证明，第一，据化验结果表明，门外台阶上的血迹与中心现场的血迹不同，一个是A型，一个是B型。其次，从现场情况来看，被害者还没有跑出房门，就被凶手在头上连砍数锹，当即死亡。

凶手打死李明山，抢劫了他的现款和其它物品后仓惶逃跑。犯罪分子从作案开始到逃离现场，大约要用三个小时左右。

“老任哪，这么说，这起凶杀案完全是一个人干的，可尸体在什么时候转移的呢？凶手一个人又怎么能把李明山的尸体放在一千八百公尺以外的高山上呢？”

“事情的关键正是在这里”，任玉贵同志一一回

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罪犯行凶以后，并没有及时转移尸体。他一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从转移路线上看，遗流的血迹极少，说明死者血浆已经凝固，大量血液已经流完。这就证明最早是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凶手在他人的帮助下将尸体转移的。据目前搜查到的证据来看，转移尸体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他们用牛皮纸和棉毯将尸体裹住，放在黄毛驴背上驮走。至于为什么在半路又把裹尸物品扔掉，现在还很难判断，案件侦破后，真象就会大白。

另外，现场周围的情况是这样的：东南方向十五华里是永胜大队；北面十八华里是庆得村；东北方八华里还有碧水崖、顺东沟、逆东沟等几个小村。我的建议是，侦破这起案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几个村里。……。

大家统一认识后，决定由任玉贵同志为首，组成侦破小组，立即对这起凶杀案件开展侦察。

第二天下午，一支由任玉贵同志带领的侦察小组，来到了永胜大队。

永胜大队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全村共有二千七百多口人。侦破小组进村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和积极分子大会。详细交待了案情，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大检举，大揭发，查发案时的去向；查手上的伤痕；

查可疑的物证；收集群众反映，发现可疑动态。同时，对全村的重点人员进行摸底排队，广泛地进行内查外调，他们很快就在这个大队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他的名字叫张二旦。

张二旦三十来岁的年纪，过去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他曾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三年。解除教养后，虽然变得安分守己了，可是发案以后表现得十分反常。这时，任玉贵的脑子里又出现了老队长向他反映的那些情况。

正月初六的早晨，老队长来到了生产队的办公室，一会儿，张二旦也耷拉着脑袋走进来，他看着老队长，十分为难地说：

“老队长，我想请两天假。”

“做甚去？”

“到永胜渠子大队睥姑姑。”

“现在备耕很忙啊，以后再去吧。”

张二旦一听老队长不批假，急得眼泪在眼圈里直打转，他苦苦哀求着：“我就这么一个亲人，连捎几封信叫我去，你就批准我吧。”

老队长被他的可怜样子打动了，低头考虑了一会儿，然后点着头说：“可要快点回来呀。”

“是，”张二旦连家也没回，急急忙忙向永胜渠子大队奔去。